

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榨油

地处三县交界的老家小镇上,有一条油坊巷,因巷子东侧有个榨油的作坊而得此名。一走进这条巷子,一股香喷喷的油味扑面而来,随之传来了粗犷的“哎哟嗨”的号子声、“咚咚咚”的撞击声……当年这是一家传统的手工木榨油作坊,至今还深深留在我记忆中。

木榨食用油技艺最早起源于唐朝,家乡的这家老油坊也有上百年的历史,闻名于方圆近百里的周边乡镇。这种传统的木榨压榨工艺复杂繁琐,费工费时,从筛籽、压片、炒料、蒸煮、踩饼、上榨、插楔、压榨到接油有十多道工序,除压片外全部是手工完成,从原料到出油需要十多个小时,一天也只能完成一榨油,六七十斤。

一走进偌大的木榨油作坊里,油香味更加浓郁,仰卧在地上的两台木龙榨床,有五米多长、两米多宽、一米多高,全身被油浸润得像个古老董,承载着历史的记忆。榨床的底部贴着厚厚的铁皮,油光闪亮,中间有条凹槽,顶端地下埋有一米多深的缸,凹槽就搁在缸边上。榨床旁靠墙的那边是个大炒锅,轧料工用簸斗把轧好的油料扛进来,一般是黄豆压成片,菜籽和芝麻碾碎,由炒油料的师傅上锅炒。在这家老油坊炒油料的是年近五十岁的黄师傅,中等个头,粗壮的臂膀显得十分有力,平时说话不多,但炒料有板有眼,在这里炒了二十多年。

油料炒好后接下来上木制的圆筒蒸笼蒸,只见烈火在炉里熊熊燃烧,蒸笼上热气直冒。油料蒸好后,进行踩饼,在地面放上5公分左右粗的竹匾,竹匾的直径比圆筒蒸笼稍大些,竹匾上面铺两个扇形草把子,然后把圆筒蒸笼倒扣在竹匾里,榨油工随即把伸在竹匾外面的草把子,从外向里踩踏,让草把子把蒸好的油料全部包在里面,再把油料踩实成饼,铲起来竖立着放进榨床,一个接一个放满后,进行插楔挤压。

插楔挤压,是利用斜面的原理,将一头尖的楔子插进去,通过重力捶击,从细到粗逐步压进去,达到挤压油饼出油的目的。一个楔子插到位后,放进一块木方换下楔子。再插楔子,继续加压,楔子到位后再换成木方,经过这样反复,油饼里的油就被压溢出来。插楔挤压是个重体力活,王师傅和卞师傅都是三十多岁的彪形大汉,一米七八的个子,粗壮的身体,穿着一件淌得下油来的短裤,只见他们举起五六十斤重的铁榔头,全身都是“肉疙瘩”,随着一声声粗犷的“哎哟嗨”号子,“咚,咚,咚”铁榔头重重地落在楔子上。就这样铁榔头有节奏地一上一下,不快不慢地捶击……只见黄澄澄还冒着热气的油“哗啦、哗啦”地往油缸里淌,一股新鲜的油香散发出来,让人馋涎欲滴。插楔压榨要持续一个多小时,榨油工不停地举起铁榔头,要耗费多大的体力,可想而知啊!

小时候,我们经常到这个油坊里玩,尤其是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冬,六七十岁的老年人都会“钻”到油坊里“焐暖”。我记得很清楚,徐爷爷、郑爹爹等老年人,还喜欢从烧饼炉上买两个刚出炉的烧饼,往怀里一揣,到了油坊里,拿个碗,从油缸里舀出半碗热油,坐在一旁,拿出怀里的烧饼,蘸着油,津津有味地吃起来,品尝着刚榨出来热油的独特美味。热豆饼不少人掰一块吃吃,还不停地咂咂嘴,感到油腻腻香喷喷的,特别好吃。老爷爷们刚吃完烧饼,嘴角还挂着油珠,就滔滔不绝地讲各种故事,有时引起哄堂大笑,让你乐得合不拢嘴;有时让你陷入沉思,默默不语有所悟;有时让你咬牙切齿,瞪起圆圆的眼睛……老油坊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特殊娱乐场所。

随着时光流逝,时代更替,传统的手工木榨早已不见踪影,油坊巷也已淡出家乡人的视野。然而,如今家乡的七八十岁老人,一提到油坊巷,一提到老油坊榨出来的油,就津津乐道地谈论着:“那时的木榨油口感好、纯度高、味道正,麻油是麻油的味道,豆油是豆油的味道,菜油是菜油的味道,如今吃的这些油,再也没有那样的味道啦!”其实,这是历史留下的家乡印记,留给人们难以忘怀的乡情、乡思、乡愁。

□王南海

一双灵巧的手,可以制造出让人赞叹的作品来。纯手工作品,因加入人的情感,更显珍贵而多情。

我喜欢老粗布。在农村,还有很多人家喜欢自己织布做衣,她们说:“老粗布,可是地道的宝贝。它们返璞归真,大巧若拙。这拙,可不是愚笨,而是一种稳定的美,宁静的美,质朴的美。就像是一种温暖的情谊,不艳丽,却长长久久。”

我见过一位满头白发的阿姨坐在那里织布,她的手脚配合得那么默契,笑盈盈地和我们攀谈,手上和脚上的活计却一丁点也不耽误。织出来的粗布那么平滑,细腻,颜色搭配那么美。

我遇到过一位雕刻经版的师傅。他有六十多岁,戴着眼镜,正专心致志地雕刻一块木板。师傅说:“我已经在这里雕刻36年了。”我抚摸着那些深深浅浅的经文,不禁为师傅的执着所打动。

匆忙的时光里,可以安安静静地编织、雕刻、捶打,把自己的祝福融入其中,让心放平缓,让手指舞蹈,编织出幸福,雕刻出美丽,绵绵相传,这就是手工之美吧……

手工之美

□朱富林



母亲是一个爱操劳的人,是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。由于我们家姊妹多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仅靠父亲每月三四十块钱的工资,难以维持一家人生计。父亲得知北乡睢宁大李集有做箩筐手艺的,便去学技术,教会了母亲。

五十年前的农村,箩筐是一种必备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。

做箩筐,就是把箩筐和箩底蒙上,做成箩筐。箩面用的箩筐,多是用竹片或者买来的优质柳木片做成圆形的木圈制成果筐,用铁扣子或者铁钉固定而成,根据用户的需要,选择大、中、小号。箩底多用买来的成品蚕丝材料,也有用尼龙丝、钢丝、铜丝等材料。蒙箩筐和箩底需要用篾条压实、绷紧,经过两次固定,去掉多余的边角,再用钉子钉上,整个工艺就算基本完成了。

箩筐经常会坏,于是,修理箩筐又是一种手艺。箩筐使用中多数是箩底用坏,修箩筐一般是只换箩底,不换箩筐。

做箩筐是一种手艺,也是一种生意。需要买箩筐的人,经常找到家里,有时不分早晚,人来了就要给人家做。每到逢集人多,母亲除了在家做生意,还在街头摆摊子,既为了方便客户,也为了多挣钱。

每逢大忙季节,母亲经常挑着担子,到周边乡村“跑乡”。记得我在上初中时,几次跟随母亲去“跑乡”,摆摊做生意。时间久了,我也学会了做箩筐,家里生意忙的时候,我也可以帮忙。

跟随母亲做箩筐的岁月里,我感受到了生意人的辛苦,懂得了生活的不易,不仅学会了手艺,更感受到了母亲的伟大。

做箩筐

箍桶

箍桶匠的工具与其他木匠大致相同,锯、斧、刨、凿、钻是基本工具,只是在构造上有细微的差别。外加打箍的篾子。相比其他木匠,箍桶匠的钻使用频率要高得多。板与板之间连接靠的不是榫头,靠的是以钻眼相连的竹签。所以,箍桶匠上工很轻松,不像其他木匠一根五尺长的木尺做扁担,后面是沉重的工具箱,前面是几把锯及别在锯绳上的斧头,沉沉的。

箍桶匠选择木料很讲究,非河杉不用。河杉纹理粗疏,不会因热胀冷缩而变形缩缝。河杉还耐腐蚀,无蛀虫。

圆木离不开河竹做竹栓,河竹坚韧,无蛀虫。每片木板之间,全靠竹栓衔接,才使得桶状器皿浑然一体。竹栓穿插在两块板边沿用钻打好的小眼里,从外面看不出丝毫痕迹。所

以请箍桶匠进门,除了要准备足够的河杉外,一定量的河竹篾也不可少。

有一道重要的工序需东家自己完成,那就是打桐油。桐油一般要刷两三次,尤其是底部和四周桶壁的接头处更是要用桐油浸渍。打好桐油的木桶表面光滑,颜色金黄,耐水浸,不被虫蛀,美观且经久耐用。

家乡的规矩,女儿出嫁,娘家要有嫁妆。再穷的人家嫁女也少不了脸盆、脚盆、提水桶和围桶之类。早期没有搪瓷和塑料盆具,脸盆和围桶也是木制的,我奶奶的嫁妆中就有,木脸盆用了整整三代人。后来脸盆和围桶都是买来的搪瓷品,而大小脚盆还是木制的。我妻子出嫁的两个脚盆,直到全家迁往县城才没用。

如今,再也不需木制桶状器皿了,箍桶匠彻底离开了人们的视线。



家乡打箍者为箍桶匠。一般人家里的桶状器物都经久耐用,一件可用几代人,不需要经常添置。别看箍桶匠工作不是很忙,但在没有塑料盆桶的时代,缺少不得。

补锅修伞



“补锅修伞嘞——”几声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宁静村庄里传扬开来。大家闻讯,知道是补锅修伞的人来了,小孩子都跑出家门循声而去看热闹,大家围聚在补锅修伞摊子前,巷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

他们来到一个村庄以后,找一处平坦的地方把担子“歇”了,一个人负责升炉灶,另一个人拿起一把破雨伞和一个搪瓷盆沿着村巷扯开喉咙大声叫喊:“补锅嘞,修伞嘞——”家里的大人听到后,搜出破碗烂盆送到摊子上。

大人拿着一个破钢精锅来到摊前,补锅的师傅接过以后,把钢精锅对着天,头钻进钢精锅里瞅了半天,对来人说,已经补不起来了,得换锅底。来者不信,说就是破了一个洞而已,不至于要换底吧。补锅师傅二话没说,用手轻轻一掰,钢精锅底就像

一层薄纸一样撕开了一道口。“怎么样,这样补起来是没用的,没几天就会漏水。”来者见锅底已经破烂不堪了,心服口服按照师傅的要求换了锅底。只见补锅师傅随手抓起一件破

烂的围裙往身上一系,用双腿夹住钢精锅,另一只手抄起一把大剪刀三下五除二就把钢精锅的锅底剪了下来。从货担上抽出一块铝板放在地上,再用钢精锅比画好,裁出一块大小适中的材料。接下来拿来一个特制的长凳子,凳子上有一个眼孔,插上一根铁条,把钢精锅顶着铁条顶部卷边,再把铝材也卷上边,最后,用一块硬木轻轻敲打,使之叠加在一起。一番“乒乓乒乓”敲打后,一个完好的钢精锅便呈现在面前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,那些民间的补锅修伞匠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。当母亲拿着一个破了洞的搪瓷碗伫立于村口,却再也等不到补锅修伞匠的身影了。“补锅嘞,修伞嘞——”悠扬的喊叫声成为那个时代的音符,留存于记忆的长河里……

打铁

□任崇海

□余春明

□江初昕

村口曾有一家打铁铺,这是一家夫妻店,丈夫负责打铁,妻子负责拉风箱。从记事起,他们就在里面忙碌着。我最喜欢看铁匠将火炉中烧得红红的铁板放到大铁墩上,然后抡起大铁锤,在铁板上一下一下锤着。本来坚硬的铁块,在火的熔炼下变成了任意揉搓的铁泥。只有那如太阳般耀眼的明黄,无声地昭示它的力量。

之后,铁匠将铁块放进冰冷的水中。冰冷的水瞬间沸腾,往外冒着热气。铁块的颜色迅速暗淡下来。接着铁匠又将冷却的铁块放入火炉中加热,重复着前面的过程。

那时,方圆几十里只有这一家打铁铺。人们家中的剪刀、菜刀,还有农具镰刀、锄头之类,都是这位铁匠打造。每年农忙前夕,是铁匠铺生意最火的时候。大家都赶在秋收之前将农具准备好,所以铁匠一家也常常忙得脚不沾地,吃住都在店铺中。

铁匠一家,也凭着一件一件铁器,将三个孩子送进了大学。

我的家中有两把菜刀,都是从铁匠家买的。其中一把造型和现在普遍的长方形菜刀不一样,刀刃头部不是直角,而是呈45度左右的尖头。从末端到尖头,有五六公分的距离缓缓过渡,呈现一条优美的曲线。我不清楚这样设计的目的,也许仅仅只是为了美观,也有可能是为了节省材料。这把菜刀颜色也要暗一些,在阳光下,隐隐闪着光。那是铁匠父亲打造的,已经用了几十年。

这把菜刀曾被母亲失手落入手井中,当时并未打捞,又找铁匠重新打造了一把。

一年之后,水井清淤,菜刀被捞出。它仅仅只是表面有些锈蚀,打磨过后竟又光亮如新,丝毫不受影响。大家看了,都暗暗称奇。

父亲对我说,这家铁匠铺是祖传的手艺。从明朝的时候开始,他们就以打铁为生。打铁看似简单,其实内有乾坤,若无师傅带,是断然无法学会的。

他们也曾风光过,铁匠家曾经有一个极大的铺面。谁曾想到,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小小的夫妻店。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,打铁着实辛苦。三伏天里,还要整天待在高温的炉子旁,若不是他们孩子多,家中负担重,可能他们也已经放弃了这门祖传的手艺。

大概四五年前,铁匠家最小的女儿大学毕业了,铁匠的身体也大不如前,再也抡不起大锤,于是摊上唯一一家铁匠铺也消失了。

□余春明

□江初昕

“补锅修伞嘞——”几声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宁静村庄里传扬开来。大家闻讯,知道是补锅修伞的人来了,小孩子都跑出家门循声而去看热闹,大家围聚在补锅修伞摊子前,巷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

他们来到一个村庄以后,找一处平坦的地方把担子“歇”了,一个人负责升炉灶,另一个人拿起一把破雨伞和一个搪瓷盆沿着村巷扯开喉咙大声叫喊:“补锅嘞,修伞嘞——”家里的大人听到后,搜出破碗烂盆送到摊子上。

大人拿着一个破钢精锅来到摊前,补锅的师傅接过以后,把钢精锅对着天,头钻进钢精锅里瞅了半天,对来人说,已经补不起来了,得换锅底。来者不信,说就是破了一个洞而已,不至于要换底吧。补锅师傅二话没说,用手轻轻一掰,钢精锅底就像

一层薄纸一样撕开了一道口。“怎么样,这样补起来是没用的,没几天就会漏水。”来者见锅底已经破烂不堪了,心服口服按照师傅的要求换了锅底。只见补锅师傅随手抓起一件破